

SHI JIE WEN HAO  
REN SHENG ZHI HUI  
JING HUA  
QING CHUN  
YU MEI  
陈珏宇

湖北人民出版社

青  
春  
与  
美

1

世界文豪

人 生 智 慧 精 华



陈珏宇 主编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生智智慧精

# 世界文豪 ——1—— 青春与美

人人生生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人人智慧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人生智慧精华世界文豪

1 青春与美

陈珏宇 主编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9

字数：613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140

定价：23.00 元

书号：ISBN 7—216—02120—7/B·102



---

责任编辑 ● 董 玮  
封面设计 ● 汪 汉

# 目 录

- 啊,青春和美【1】(美国)约·契佛  
 树【8】(智利)玛·路·邦巴尔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16】(美国)薇拉·凯瑟  
 一篮云杉球果【22】(俄苏)帕乌斯托夫斯基  
 考林辛式门廊【29】(法国)安德烈·莫鲁瓦  
 儿子【31】(美国)约翰·厄普代克  
 去布朗湖那天【36】(澳大利亚)贾文·卡塞  
 招牌【40】(英国)哈里特·思勤  
 大教堂【42】(法国)安德烈·莫鲁瓦  
 退休年龄【43】(法国)格雷尼埃  
 夏天的故事【46】(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北京城南【54】(法国)格雷尼埃  
 肉体与时间【56】(法国)安德烈·谢迪  
 邻居【60】(俄苏)邦达列夫  
 吉茨费·旗谷同·弗(国美)【62】

## 青春的秘密

- 阿拉比【62】(英国)詹姆斯·乔伊斯

巴西勒太太【67】(法国)让·雅克·卢梭  
我想知道为什么【73】(美国)舍伍德·安德逊  
葬礼【81】(英国)皮尔斯·普洛赖特  
羞愧【83】(美国)迪克·格莱格利  
系于一发【86】(奥地利)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初恋【88】(俄苏)尼斯塔尔琴科  
我应该吻她【89】(美国)詹姆斯·斯特瓦特·加顿  
舞伴【92】(美国)詹姆斯·斯图尔特·  
哥尔顿  
情书【96】佚名

## 命 运

大卫·斯旺【101】(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垂直的梯子【104】(英国)威廉·桑逊  
画家的苦闷【109】(日本)松本清张  
隧道【119】(瑞士)弗·迪伦马特  
搭错车【126】(法国)苏珊娜·普鲁  
祭台上的信【130】(法国)罗杰·格雷尼埃  
珍珠项链【136】(英国)毛姆  
丢失的母驴【141】(墨西哥)维森特·里瓦·帕  
拉西奥  
盼【146】(美国)佛·司各脱·费茨吉  
拉尔德  
拼字【150】(美国)艾丽斯·门罗  
最后一课【156】(阿尔及利亚)阿卜杜·杜赫  
曼·萨拉曼

- 退潮的时候【159】(英国)瓦列里·沃特斯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164】(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文身女【176】(危地马拉)米·安·阿斯图  
里亚斯  
相认【180】(墨西哥)何塞·雷布埃尔塔斯  
猴爪【183】(英国)威廉·威马克·雅各布斯

## 往 昔

- 吉赛尔的鞋【193】(法国)罗杰·格雷尼埃  
果酱【197】(法国)让·盖诺  
父亲没有赴约【200】罗伯特·诺格斯  
一夜小宿【202】佚名  
梦寐难忘的往事【205】(美国)佚名  
重逢【208】(美国)保罗·格特利伯  
友好的报答【211】(美国)弗吉尼亚·格雷夫斯

## 经 历

- 一个扳道夫的非凡经历【213】(奥地利)汉斯·阿特曼  
上岸【214】(美国)舍伍德·安德森  
一次出租车旅程【216】(美国)欧文·斯特恩  
雨夜中的一本书【219】(美国)邓肯·布兰恰德  
少年哀歌【221】(日本)西村寿行  
自由与生命【223】(美国)索尔·贝洛  
我第一次文学上的冒险【224】(美国)马克·吐温

年轮【226】(美国)王双旭

草原日出【230】(英国)多丽丝·莱辛

桔子【236】(日本)芥川龙之介

母亲的鞭策【239】(美国)罗素·贝克

## 艰难的日子

伯伯的买卖【241】(美国)耶尔·苏斯曼

夜班【247】(澳大利亚)约翰·莫里森

海关人员【252】(法国)都德

赊帐【254】(美国)伯纳德·马拉默德

草原天空黄灿灿【260】(加拿大)罗伯特·克罗耶茨奇

灰色的月亮【265】(日本)志贺直哉

自行车【268】(日本)阿部昭

不下蛋【274】(日本)西野辰吉

不是穷,只是没有钱【281】(美国)迪克·格雷戈里

在海上【284】(法国)莫泊桑

饥饿【288】(叙利亚)泰米尔

神奇的粉笔【292】(日本)安部公房

一条短裤【302】(印尼)伊德鲁斯

七个铜板【303】(匈牙利)莫里兹

## 在底层

一个夏天的悲剧【308】(美国)阿那·邦当

海瓦先生的历险【316】(智利)曼·罗哈斯



- 卖笑人【325】(德国)伯尔  
他们要学狗叫【327】(匈牙利)米·卡尔曼  
劳动者【328】(西班牙)阿索林  
我在社会底层的生涯【330】(美国)杰克·伦敦  
那双手【333】儒利奥·丹塔斯  
供认【335】(西班牙)路易斯·德·卡斯  
特雷萨纳  
消失了的雨滴【338】(缅甸)貌奈温  
瞎子【344】(法国)莫泊桑  
桔子【346】(美国)威廉·萨洛扬  
红士岗车站【350】(缅甸)敏斯  
看谁站得高【353】(缅甸)貌迎貌  
矿工的悲剧【361】(哥伦比亚)埃·戈麦斯  
门房的女儿【365】(英国)乔治·吉辛  
都是因为我们穷【374】(墨西哥)鲁尔佛

## 生活的故事

- 童心【378】(美国)哈罗德·布劳特凯  
西蒙的爸爸【383】(法国)莫泊桑  
雨中【388】(日本)大西赤人  
父亲和儿子【391】(美国)鲍布·格林  
回报【392】(俄国)列斯科夫  
漫步星光下【395】(美国)乔伊·莫勒登·奥维  
尔斯特  
祖父的伞【397】(泰国)苏德西莉·苏帕落萨  
小儿子【400】(德国)埃迪特·施密茨

- 出嫁途中【401】(美国)安妮特·桑福德  
墓志铭【408】(法国)科莱特  
一天的等待【411】(美国)海明威  
不平凡的礼物【414】(美国)威廉·布兰登  
美丽的邻居【419】(印度)泰戈尔  
被吃掉的亲情【421】琳达·埃勒布里  
来自“天堂”的回信【422】(美国)鲍勃·格林  
美人鱼的奇迹【423】(美国)玛格·皮耶夫  
春天的投资【428】(美国)帕翠茜·沙利文  
神秘的乱涂者【429】(英国)特杰达  
在邮政支局里【431】(俄国)安东·契诃夫  
招考学徒【432】(德国)汉斯·巴尔斯  
声音【434】(英国)维·索·普里契特  
印第安人的婚礼【439】(墨西哥)弗·罗·贡萨莱斯  
蚂蚁与蚱蜢【444】(英国)毛姆  
珠链荣辱记【447】佚名  
驰名的蓝雨衣【450】佚名  
母女【453】佚名  
告别少年【455】佚名  
自食其果【457】吉·史特拉帕罗那  
回到开头的地方去【461】(日本)武田泰淳  
婚姻介绍所【471】(法国)埃·巴赞  
谢谢你,太太【480】(美国)兰士顿·休士  
女邻居【483】(法国)皮埃尔·贝勒马尔  
荣誉【488】(匈牙利)厄尔凯尼  
妈妈的银行存款【489】(美国)凯瑟琳·福伯斯  
三个声音【491】(埃及)阿卜杜勒·瓦哈布·  
阿斯旺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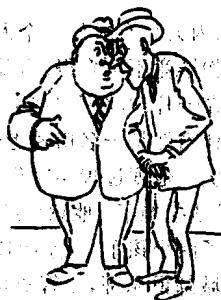
- 购物的单身女人【494】(英国)安妮·卡西迪  
最后一美元【496】佚名  
价值八头奶牛的妻子【497】佚名  
商人和智叟【499】佚名  
法官的故事【501】佚名  
奇妙的裁决【502】佚名  
十七头骆驼【503】佚名

## 家 庭

- 繁茂的凤梨类【506】(美国)乔伊·威廉斯  
家【511】(美国)约翰·厄普代克  
道路之王【522】(澳大利亚)莫里斯·卢瑞  
我们家的新产业【528】(澳大利亚)詹姆斯·哈克斯顿  
父亲的出走【534】(澳大利亚)詹姆斯·哈克斯顿  
夏日的启示【540】(美国)弗兰克·贝内特  
爱情的力量【543】(罗马尼亚)扬·伯耶舒  
告别【546】(日本)赤川次郎  
谚语【550】(法国)马塞尔·埃梅  
等待【560】(英国)斯坦·巴斯托  
乡村一隅【566】(俄苏)莎蒂姆·尤拉·赛德  
意外的礼物【569】(俄苏)帕霍京  
黑爸爸和白爸爸【571】(印度)默西帛·辛赫  
遗嘱【576】(法国)莫泊桑  
和家具杂物度过的八月节【581】(意大利)阿·贝维拉夸  
谢谢养育之恩【584】(美国)乔治·马斯特斯  
千万别这样完结【586】(美国)修·基德

爸爸【589】(美国)安德鲁·H·马尔科姆  
母亲节的礼物【592】(埃及)侯赛因·卡巴尼  
预演【596】(俄苏)顿巴泽  
一只背袋【598】(波兰)米洛斯拉夫·茹拉夫斯基

# 岁月



## 啊，青春和美！

[美]约·契佛

每星期六晚在市郊绿荫山的长时间的盛大社交聚会接近尾声了。凡是第二天早上要去打高尔夫球或网球的人几小时前差不多全回家了。尽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快喝完了，剩下的十一二个人看来仍不忍离去。这时四下坐着等待丈夫的女人就开始喝牛奶。谁也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替这些顽固分子在家着孩子的人早躺在沙发上睡着，在做关于烹调竞赛、远洋旅行和风流艳遇的梦了。惹事生非的醉汉、掷骰子的赌徒、钢琴家、屡经失望的女人已各自表白了一番，有人建议去法尔夸逊家吃早饭，有人建议去游泳，还有人建议去叫醒汤森德一家，上这儿，去那儿……这些建议一提出来，便马上都给否决了。每当晚会到了这种时候，特雷斯·比尔登便开始数落凯什·班特莱的年纪和他日渐稀疏的头发。他的数落是搬动客厅家具的前奏。特雷斯和凯什一起搬桌椅、沙发，搬壁炉围架、木柴箱和脚凳。搬好后，房间面目全非。这时如果主人有手枪，人家就会请他拿出来，凯什就脱掉鞋子，在一张沙发后面蹲下，摆好起跑的姿势。特雷斯朝一扇开着的窗子往外发信号枪。如果，你原先不熟悉这个社交圈子里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准备什么，此刻你就会明白你原来是在观看一场跳栏比赛。凯什从沙发上、桌子上、壁炉围架上和木柴箱上跃过。其实这不是一场真正

的比赛,因为只有凯什一个人跑,不过一个四十岁的人能这样轻盈地跳过这样多障碍物毕竟不可多得。市郊绿荫山住户家里没有一件家具凯什不能跳过。竞跑总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随后晚会就散了。

凯什当然是一名田径老明星。但他谈起辉煌的昔日时既不盛气凌人也不令人讨厌。他度过青年时代的那所大学提出让他在校友里担任一个带薪的职务,可是他拒绝了。他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凯什和妻子路易丝生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住在艾尔怀夫巷一所中等价格的平房里。夫妇俩参加了城郊俱乐部,尽管负担不起会费,却从来没有人向班特莱夫妇指出来。凯什是绿荫山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他仍是保持细长的身材,很当心体重。清早,他步行去搭火车上班。矫健的步履显出他是一位运动员。他头发稀疏,有时候早晨两眼布满血丝,可是这些并没有怎么减损他那股青春焕发的魅力。

在做生意方面,凯什屡遭挫折,很不顺心。班特莱有不少金钱上的忧虑。他们总是欠税,总是拖延付押金。客厅里过道的桌子抽屉里塞满了未付的帐单。班特莱一家跟银行间的关系每每陷入绝境。周末晚上路易斯看上去够俏丽的,但她的生活艰难而单调。外衣、上装、裙子的口袋里塞了纸片,上面写着:“人造黄油、冻菠菜、擤鼻纸、硬饼干、汉堡包、胡椒粉、猪油……”。早晨,她还是半睡半醒时,就打水煮咖啡,冲冰冻桔子汁了。接着两个小孩又需要她了。她不是爬到衣柜下面替托比找袜子,就是趴在床底下(沾了一鼻子灰尘)替雷切尔找鞋子。随后她又要做家务,洗衣服啊,烧饭啊,还得照看孩子。好像总有鞋子要她脱,总有风雪大衣的拉练要她拉上拉下,总有屁股要她擦,总有眼泪要他抹。太阳下山时(她是在厨房窗子里看见太阳下山的),要做晚饭,要洗澡,睡觉时讲故事,念主祷文。当黑了灯的房间响起了赞美上帝的宏亮的祷告声,孩子们的一天方才结束。然而,对路易斯·班特莱来说,这一天远没有结束,她还有衣服要缝要补要烫。路易斯干了十六年家务,似乎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不能摆脱家务。风雪大衣、鞋子、洗澡、食物好像弥漫了她的整个下意识。她常常说梦话,话声大得把丈夫都吵醒了。一天夜里,她说:“我买不起牛肉片。”说罢,不安地叹了口气,又一声不响了。

按绿荫山居民的标准,班特莱夫妇算得上幸福的一对。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挫折和苦恼。有时候凯什非常容易动气。当经过心绪恶劣的一天,他从办公室回家,发现路易斯因为确实有事还没有开始做晚饭,就会发火。“哦,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着就会走进厨房,加热冰冻的食物,喝上几口威士忌放松一下。

他往往烧穿锅底。当他们坐下来吃晚饭时，餐厅里烟雾腾腾，两口子迟早准要吵开。路易丝跑上楼，倒在床上啜泣。凯什则抓起威士忌瓶，独自痛饮。这类争吵，尽管开始时双方都气势汹汹，毕竟使他俩深感痛苦。凯什往往在楼下沙发上睡。不过睡眠从不能弥补创伤，风波一旦掀起，要是第二天一早两人相遇，马上又会恶声相向。接着，凯什出门搭火车上班，路易丝送孩子到托儿所，然后披上大衣，穿过草坪，来到比尔登家。她一边捧着一杯热咖啡一边向露西·比尔登哭诉自己的痛苦。结婚有什么意思？爱情有什么意义？露西则总是建议路易丝找份工作，工作会给她带来情感上与经济上的独立。露西认为这正是路易丝所需要的。

第二天晚上，情况会更加不妙。凯什干脆不回家吃晚饭了，挨到十一点钟光景，方才蹒跚归来，两口子又照样恶狠狠吵一场，最后路易丝含着眼泪上楼睡觉，凯什则仍在客厅沙发上过夜。一连几个白天和晚上都是这样以后，路易丝会断定自己已忍无可忍，决定住到曼马罗涅克结了婚的姐姐家里去。她通常拣星期六走，那天凯什在家。她把自己的东西装在一只手提箱里，从书桌里取出自己的战时公债，随后洗个澡，穿上最好的有背带的衬裙。凯什经过卧室门口时会瞧见她。衬裙是透明的。一下子，凯什会满脸的懊悔和爱怜，突然变得那么温柔，那么聪明。“噢，我的爱！”他呻吟一声。一小时后他们下楼吃饭，一边长吁短叹，一边脉脉含情看着对方。此时，他俩已是整个美国东部最幸福的一对有情人了。而露西·比尔登总是在这当儿出现，带来为路易丝找到工作的好消息。露西按了门铃，凯什穿着浴衣开门让她进来，自然，她跟凯什只是冷冷打个招呼，就急忙走进餐厅把好消息告诉可怜的路易丝。“哦，你替我奔走，真是太好了，”路易丝会无精打采地说，“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工作了，我想凯什不希望我工作，是吗，心肝？”于是她的两只大黑眼睛瞟向凯什，眼神这么炽烈，你简直能嗅得出火烟味来。露西会找个借口立刻离开这伤风败俗之地，但从来不见怪，因为她本人结婚已有十九个年头，知道每对夫妻都有自家的波折，不过她离开班特莱家时也没有变得聪明些。下次班特莱夫妇吵架时，她会照样全心全意地帮路易丝找工作。好在这些吵架与和解像跳栏赛跑一样，似乎并不因重复再三而变得乏味。

春天里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法尔夸逊夫妇邀请班特莱夫妇参加他们结婚纪念日的宴会，那天是法尔夸逊夫妇结婚十七周年纪念日。路易丝用心地准

备；就像她每逢星期一洗衣服差不多。她看好钟点躺了一小时，两只脚高高翘起，下巴上吊了一根带子，眼睛上擦了去皱收敛剂。接着又是抹雪花膏，又是穿过紧的紧身裙，又是修眉毛，又是卷头发，又是弄匀脂粉，凡此种种，但求返老还童。末了，她感到不太成功，就在眼前罩上了一块面网——不过她是位漂亮的妇人，她煞费苦心的种种化妆就像是那张透明的面网一样，遮盖不住那张脸上所流露的丰韵妩媚和对于机智与激情的敏感。法尔夸逊的宴会出色极了。班特莱夫妇兴高采烈。唯一喝得过多的是特雷斯·比尔登。宴会快结束时，他开始数落凯什日益稀疏的头发。凯什兴冲冲地开始搬动家具。哈里·法尔夸逊有把手枪，特雷斯走到平台上朝天放了一枪。凯什跃过沙发，跃过茶几，跃过高背椅和壁炉栏。最后他给一口橱上的一件雕刻绊倒了，重重摔在地上。

路易丝尖叫着跑过去。凯什前额上划了一条深深的口子，有人给他扎上绷带止住了血，凯什想站起来，踉跄一下又摔倒了。他脸色发青，叫人害怕。哈里打电话给帕尔明特医生、霍普韦尔医生、艾尔特曼医生和巴恩斯坦布医生，但那时是凌晨二时，没有一个医生接电话。末了，一个叫叶尔克斯的医生——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答应来。叶尔克斯是个年轻人——好像还没有到做医生的年纪——他环顾了一下乱七八糟的房间和周围焦急的人，仿佛觉得这情景有点离奇。他劈头就弄得凯什很不痛快。他问凯什：“你怎么了，老先生？”

凯什摔断了一条腿，医生给他上了夹板。哈里和特雷斯把受伤者抬进医生的汽车。路易丝坐自己的车跟在后面去医院。凯什给安顿在一张病床上，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路易丝亲了亲他，在黎明时分驱车回家。

凯什在医院里躺了两星期。回家时拄了根拐杖，伤腿上绑着沉重的石膏。又过了十天，他才能一瘸一瘸地去搭早班火车。“我再也不能跳栏赛跑了；我的爱。”他悲伤地对路易丝说。她说那没关系，但虽然对他是没关系，对凯什却非同小可。他在住院期间体重减轻了，情绪消沉，牢骚满腹，自己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一切似乎起了一种微妙的不祥的变化。甚至他的官能也卷入了毁灭他那愉快地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天真烂漫的世界的阴谋。有天深夜他进厨房想弄块夹心面包吃，打开冰箱，闻到一股恶臭，他把臭肉扔进垃圾箱，可是鼻子里这股臭味就是去不掉。几天后他在阁楼上寻找当年读大学时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时穿的运动衫。阁楼上没有窗户，手电又不亮；他跪在地板上开箱时嘴唇碰破了一只蜘蛛网，薄薄的蛛网盖了他一嘴，仿佛有只手捂住了



嘴巴。他气鼓鼓地急急擦掉蛛网，有一种上了当的感觉。几天后的一个雨夜，他在纽约的一条小街上走，看见一个老妓女站在一家门口，她这么邋遢，这么丑陋，简直像死神的一幅漫画像。但他刚看见她佝偻的身形，便嘴唇肿胀，呼吸急促，出现了性冲动的一切症状。又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在客厅里读《时代》杂志时，注意到路易丝从花园里采来的褪色的玫瑰花尽发出泥土味。一股腐烂刺鼻的气味。他赶快把玫瑰花掷进废纸篓，但是这股味儿已经让他想起臭肉、妓女和蜘蛛网。

他又开始参加社交聚会。但是没有跳栏赛跑，朋友邻居家的聚会似乎没完没了，索然寡味。他听着别人说些不堪入耳的笑话，很难掩盖自己的烦躁情绪。甚至这些人的脸容也叫他沮丧。他颓然倒在椅子上，细细打量这些人的皮肤、牙齿，仿佛自己倒是个年轻得多的人。

他满腹火气需要发泄，路易丝总是首当其冲。她感到凯什由于不能跳栏赛跑，已失去了保持他平衡的东西。朋友进来喝一口时，他粗声粗气，和路易丝一起出去时他阴郁无礼。路易丝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只是嘟嘟囔囔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倒上一杯烈性酒喝。五月、六月过去了。七月也过了一半。凯什的脾气没有显出改善的迹象。

那是一个夏夜，一个迷人的夏夜。在八点十五分火车上的乘客如果留心的话，可以看见绿荫山沐浴在一片宁静的金光里。厚厚的树叶挡住了列车的嘈杂声。长长的车厢窗子上看上去像一连串装了灯的鱼缸，然后一闪一闪地消失掉了。绿荫山上女士们互相提醒：“闻一闻青草的气息啊！闻一闻树木的气味啊！”法尔夸逊夫妇又在举行酒会。哈里在玫瑰树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威斯凯峡谷。他戴着厨子的白帽和围裙。客人们还在喝酒，烤肉的火堆冒出来的烟在这无风的夜晚笔直地升入树林。

山上的俱乐部里，年轻人第一个正式的舞大约在九点钟开始。天黑后洒水车仍在艾尔怀夫巷喷水。你闻得到一股水味。天色黯淡，空气芬芳——在这种空气里散步真是爽心怡神。艾尔怀夫巷的窗子大多都敞开着。你穿过小巷时能看见比尔登夫妇在看电视。住在拐角上的年轻律师乔·洛克伍德正在妻子面前练习演讲。“我要向你们，”他说，“证明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着诚实可靠的名声的人……”他边说边挥动双臂，妻子只管打毛线。哈里·法尔夸逊的岳母卡尔佛太太望着天空问道：“所有这些星星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她又老又